

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## 第十四回 囹圄中起蓋福堂 死囚牢大開壽宴

愚人有橫財，量小如貪酒。恰似獼猴戴網巾，丟下多少醜人手。

將惱看為歡，貪前不顧後。自己脊梁不可知，指倦傍

——右調《卜算子》

晁大舍送了珍哥到監，自己討了保，灰頭土臉，癩狼渴疾，走到家中。見了妹子，敘了些打官司的說話，搬上飯來，勉強吃了不多。開了房門，進入房內，灰塵滿地，蛛網牽牀。那日又天氣陰陰，秋深乍冷，總鐵石人也要悲酸，遂不覺嚶嚶大哭。哭得住了，妹子要別了家去，留不肯住，只得送了出門。一面先著人送了酒飯往監中與珍哥食用；又送進許多鋪陳，該替換的衣服進去；又差了晁住拿了許多銀子到監中打點：刑房公禮五兩，提牢的承行十兩，禁子頭役二十兩，小禁子每人十兩，女監牢頭五兩，同伴囚婦每人五錢。打發得那一干人屁滾尿流，與他掃地的、收拾房的、鋪牀的、掛帳子的，極其撥臀捧屁；所以那牢獄中苦楚，他真一毫不曾經著。次早，又送進去許多合用的傢伙什物並桌椅之類。此後，一日三餐，茶水，果餅，往裡面供送不迭。

那個署捕的倉官已是去了，另一個新典史到任，過了一月有餘，陝西人，姓柘，名之圖。聞得珍哥一塊肥肉，合衙門的人沒有一個不嗜嚼他的，也要尋思大吃他一頓。一日間，掌燈以後，三不知討了監鑰，自己走下監去，一直先到女監中。別的房裡黑暗地洞，就如地獄一般，惟有一間房內，糊得那窗乾乾淨淨，明晃晃的燈光，許多婦人在裡面說笑。典史自推開門，一步跨進門去。只見珍哥揉著頭，上穿一件油綠綾機小夾襖，一件醬色潞綢小綿坎肩；下面岔著綠綢袂褲，一雙天青劈絲女靴；坐著一把學士方椅，椅上一個拱綠邊青段心蒲絨墊子。地下燄烘烘一個火爐，頓著一壺沸滾的茶；兩個丫頭坐在牀下腳踏墊上；三四個囚婦，有坐矮凳的，有坐草墩的。典史問說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！如何這等齊整？這個標緻婦人卻是何人？」那些禁子只在地下磕頭。珍哥逼在牆角邊站立，那些囚婦都跪在地下。禁子稟說：「此係晁鄉宦的兒婦。因鄉宦差人吩咐，小的們不敢把他難為，所以只得將他鬆放。」典史道：「原來是個囚婦，我只道是甚麼別樣的人！這也不成了監禁，真是天堂了！若有這樣受用所在，我老爺也情願不做那典史，只來這裡做囚犯罷了！這些奴才！我且不多打你，打狼狽了，不好呈堂。每人十五板！」看著把珍哥上了匪牀，別的囚婦俱各自歸了監房，又問：「這兩個身小的也是囚婦麼？」那小柳青道：「俺是伏事珍姨的。」那典史道：「了不得！怎有這樣奇事！」把兩個丫頭就鎖在那間珍哥住的房內，外面判了根封條封了；又就將珍哥的匪牀也使封皮封住，處制那珍哥要叫皇天也叫不出了。

典史出了監，隨即騎上馬，出了大門，要往四城查夜。禁子使了一個心腹的人把典史下監的事飛忙報知晁大舍，叫他忙來打點，若呈了堂，便事體大不好了。晁大舍因秋夜漸長，孤凄難寐，所以還獨自一個在那裡挨酒。那人敲開了門，說知此事，唬得晁大舍只緊緊的夾著腿，恐怕唬得從屁股眼裡掉出心來。算記打點安排，這深更半夜怎能進得門去？若等明早開了門，他若已呈了堂，便就搭救不得了。那傳話的家人說道：「若要安排，趁如今四爺在外邊查夜，大門還不曾關，急急就去不遲。」

晁大舍聽見說典史在外查夜，就如叫珍哥得了赦書的一般。又知典史還要從本衙經過，機會越發可乘。叫家中快快備辦卓盒暖酒，封了六十兩雪花白銀，又另封了十兩預備。叫家人在廳上明灼灼點了燭，生了火，頓下極熱的酒，果子按酒攢盒，擺得齊齊整整的；又在對面倒廳內也生了火，點了燈，暖下酒，管待下人。自己雖是革了監生，因是公子，也還照常戴了巾，穿了道袍，大門等候。

果然候不多時，只見前面一對燈籠，一對板子，一個地方拿了一根柳棍，前面開路。典史戴著紗帽，穿了一件舊藍綢道袍，騎在馬上。晁家三四個家人走到跟前，兩個將馬緊緊勒住，一個跪下稟道：「家主晁相公聞知老爺寒天查夜，心甚不安，特備了一杯暖酒伺候老爺禦寒。這就是家主的門首，晁相公自己在道旁等候哩。」典史道：「查夜公事，況且夜又太深，不便取擾，白日相會罷。」正要叉馬前行，晁大舍在街旁深深一躬道：「治生伺候多時了，望老父母略住片時，不敢久留。」那典史見晁大舍這等慇懃，怎肯不將計就計，說道：「有罪得緊。不早說晁相公自己在這裡？」一面說，一面跳下馬與晁大舍謙讓作揖，略略辭了一辭，同晁大舍進到廳上。

那時已是十月天氣，三更夜深的時候，從那冷風中走了許多寡路，乍到了一個有燈有火有酒又有別樣好處的一個天堂裡面，也覺得甚有風景。又將他跟從的人都安置在照廳裡吃酒向火。晁大舍方與典史遞酒接杯。隨即又上了許多熱菜，也有兩三道湯飯。晁大舍口裡老父母長，老父母短；老父母又怎麼清廉，那一個上司不敬重；老父母又怎麼慈愛百姓，那一個不感仰；如今朝廷破格用人，行取做科道只在眼前的事。「這都是治生由衷之言，敢有一字虛頭奉承，那真真禽獸狗畜生，不是人了！」

一片沒良心的寡話，奉承得那典史抓耳撓腮，渾身似撮上了一升蟲子的，單要等晁源開口，便也要賣個人情與他。晁源卻再不提起，典史只得自己開言說：「縣裡久缺了正官，凡事廢弛得極了，所以只得自己下下監，查查夜。誰知蹊蹺古怪的事說不盡這許多：適才到了北城下，一個大鬍子從那姑子庵裡出來。我說，一個尼僧的所在怎有個鬍子出來？叫人拿他過來，他若善善的過來理辨，倒也只怕被他支吾過去了；他卻聽得叫人拿他，放開腿就跑，被人趕上彩了一把，將一部落腮胡都淨淨採將下來。我心裡還怪那皂隸說：『拿他罷了，怎使把他的須都採將下來？』原來不是真須，是那戲子戴的假鬍。摘了他的帽子，那裡有一根頭髮！查審起來，卻是那關帝廟住持的和尚。說那監裡更自稀奇：女監裡面一個囚婦，年紀也還不上二十歲，生的也算標緻，那房裡擺設得就似洞天一般，穿是滿身的綢帛，兩三個丫頭伏事，都不知是怎麼樣進去的。適才把那些禁子每人打了十五板，把那個囚婦看著上了匪，意思要拶打一頓，明日不好呈堂。」晁大舍故意做驚道：「這只怕是小妾！因有屈官司，問了絞罪，陷在監內，曾著兩個丫頭進去陪伴他。老父母說的一定就是！原要專央老父母凡百仰仗看顧。實告，因連日要備些孝敬之物，備辦不全，所以還不曾敢去奉瀆，容明早奉懇。若適問說的果是小妾，還乞老父母青目！」典史滿口應承，說：「我回去就查。如果是令寵，我自有的。」

典史就要起身，晁源還要奉酒，典史道：「此酒甚美，不覺飲醉了。」晁源道：「承老父母過稱，明早當專奉。老父母當自己開嘗，不要托下人開壞了酒。」典史會了這個意思，作謝去了。果然進的大門，歇住了馬，叫出那巡更的禁子，吩咐道：「把那個囚婦開了匪，仍放他回房去罷。標緻婦人不禁磕打，一時磕打壞了，上司要人不便。」說了騎著馬，開了西角門進去。

那些衙門人埋怨道：「老爺方才不該放他，這是一個極好的拿手！那個晁大舍這城裡是第一有名的刻薄人，他每次是過了河就拆橋的主子！」典史道：「你們放心，我叫他過了河不惟不拆橋，還倒回頭來修橋；我還叫他替你們也搭一座小橋。你老爺沒有這個本事，也敢把那婦人上在匪裡麼？」眾人無言而退，都背地骨骨農農的道：「我這不洗了眼看哩！吃了他幾杯酒，叫他一頓沒下領的話，嘴的把個拿手放了，可惜了這般肥蟲蟻！」又有的說道：「你沒的說！曾見那小鬼也敢在閻王手裡弔謊來！」

誰知到了次日清早，晁大舍恐那典史不放心，起了個絕早，揀了兩個圓混大壇，妝了兩壇絕好的陳酒。昨晚那六十兩銀子，願恐怕他喬腔，就要拿出見物來買告，見他有個體面，不好當面褻瀆。他隨即解開了封，又添上二十兩，每個壇內是四十兩；又想，要奉承人須要叫他內裡喜歡，一個壇內安上了一副五兩重的手鐲，一個壇裡放上每個一錢二分金戒指十個，使紅絨條成一處；又是兩石稻米，寫了通家治生的禮帖，差了晁住押了酒米；又分外犒從銀十兩，叫晁住當了典史的面前，分犒他衙門一干人眾，眾人都大喜歡。典史自己看了，叫人把酒另倒在別的壇內，底下倒出許多物事。那個四奶奶見了銀子倒還不甚喜歡，見了那副手鐲，十個金戒指，又是那徽州匠人打的，甚是精巧，止不住屁股都要笑的光景，攬掇典史把晁住叫到後邊衙內管待酒飯，足足賞了一兩紋銀，再三說道：「昨日監中實是不曾曉得，所以誤有衝撞。我昨晚回來即刻就叫人放出，仍送進房裡宿歇去了。拜上相公，以後凡百事情就來合我說，我沒有不照管的。」千恩萬謝，打發晁住出來。那些衙門人又都拉了晁住往酒店裡吃酒，也都說已後但有事情，他們都肯出力。

自此以後，典史與晁大舍相處得甚是相知。典史但遇下監，定到珍哥房門口站住，叫他出來，說幾句好話安慰他；又吩咐別的囚婦，教他們「好生伏事，不許放肆。我因看施氏的分上，所以把你們也都鬆放；若有不小心的，我仍舊要上匣了。」這些囚婦見珍哥如此勢倖，自從他進監以來，那殘茶剩飯，眾婆娘吃個不了，把那幾個黃病老婆吃得一個個肥肥胖胖的。連那四奶奶也常常教人送吃食進去與他。那個提牢的刑房書辦張瑞風見珍哥標緻，每日假獻慇懃，著實有個算計之意；只是耳目眾多，不便下得手。

過了年，天氣漸漸熱了，珍哥住的那一間房雖然收拾乾淨，終是與眾人合在一座房內，又兼臭蟲蚊蚤一日多如一日，要在那空地上另蓋一間居住。晁源與典史商量，典史道：「這事不難。」吩咐：「把禁子叫來。」教他如何如何，怎的怎的。那禁子領會去了。待縣官升了堂，遞了一張呈子，說女監房子將倒，乞批捕衙下監估計修理。典史帶了工房逐一估計，要從新壘牆翻蓋，乘機先與珍哥蓋了間半大大的向陽房子：一整間拆斷了做住屋，半間開了前後門，做過道乘涼。又在那屋後邊蓋了小小的一間廚房，糊了頂格，前後安了精緻明窗；北牆下磨磚合縫，打了個隔牆叨火的暖炕。另換了帳幔鋪陳桌椅器皿之類。恐怕帶了臭蟲過來，那些褪舊的東西都分與眾人。可著屋周圍又壘了一圈牆，獨自成了院落，那伏事丫頭常常的替換，走進走出，通成走自己的場園一般，也絕沒個防閑。

卻說晁大舍自從與典史相知了，三日兩頭，自己到監裡去看望珍哥，或清早進去，晌午出來，或晌午進去，傍晚出來。那些禁子先已受了他的重賄，四時八節又都有賞私，年節間共是一口肥豬，一大壇酒，每人三斗麥，五百錢，刑房書手也有節禮，凡遇晁大舍出入，就是驛丞接老爺也沒有這樣奉承。自從有了這新房，又甚是乾淨，又有了獨自院落，那些囚婦又沒處東張西看的來打攪，晁大舍也便成幾日不出來，家中凡百丟的不成人家了。

四月初七日是珍哥的生日，晁大舍外面抬了兩壇酒，蒸了兩石麥的饅饅，做了許多的嘎飯，運到監中，要大犒那合監的囚犯，兼請那些禁子吃酒。將日下山時候，典史接了漕院回來，只聽得監中一片聲唱曲猜枚，嚷做一團，急急討了鑰匙，開門進去，只見禁子囚犯大家吃得爛醉，連那典史進去，也都不大認得是四爺了。晁大舍躲在房中，不好出來相見。將珍哥喚到院子門前，將好話說了幾句，說：「有酒時，寧可零碎與他們吃。若吃醉了，或是火燭，或是反了獄，事就大不好了。」叫皂隸們將那未吃完的酒替他收過了，把那些囚犯都著人守住，等那禁子醒來。

可見那做縣官的，這監獄裡面極該出其不意，或是拜客回來，或是送客出去，或是才上堂不曾坐定，或是完了事將近退堂，常常下到監裡查看一遍。那些禁子牢頭，不是受了賄就把囚犯恣意的放鬆，就是要索賄把囚犯百般凌虐。若武城縣裡有那正印官常到監裡走過兩遭，凡事看在眼裡，誰敢把那不必修理的女監從新翻蓋？誰敢把平白空地蓋屋築牆？誰敢把外面無罪的人任意出入？只因那個長髮背的老胡只曉得罰銀罰紙，罰穀罰磚，此外還曉的管些甚麼！後來又是個孟通判署印，連夜裡也做了白日，還不夠放告問刑的工夫，那裡理論到監裡的田地？這一日不惹出事來，真也是那獄神救護！又幸得那署印的孟通判回去府中，縣中寂靜無人，所以抹煞過了。晁大舍仍在監內住過了夜。

到了次日飯後，只見曲九州領了晁鳳從外邊進來，與晁大舍磕了頭，說：「老爺老奶奶見這一向通沒信去，不知家中事體怎麼樣了，叫小人回家看望。說官司結了，請大爺即日起身往任上去，有要緊的事待商量哩。」晁大舍問道：「有家書把與我看。」晁鳳道：「書在宅裡放著哩，沒敢帶進來。」晁大舍道：「老爺老奶奶這向好麼？」晁鳳道：「老爺這會子極心焦，為家裡官司的事愁的整夜睡不著。如今頭髮鬍子通然瑩白了，待不得三四日就烏一遍，如今把鬍子烏的綠綠的，怪不好看。老奶奶也瘦的不象了，白日黑夜的哭。如今梁相公、胡相公外邊又搜尋得緊，恐藏不住他，也急待合大爺商量。」晁大舍說：「你老爺一點事兒也鋪派不開，怎麼做官！有咱這們個漢子，怕甚麼官司抗不住？愁他怎麼？沒要緊愁的愁，哭的哭，是待怎麼？就是他兩人，咱付量著去，可以為他，咱就為他；若為不得他，咱顧鋪拉自己，咱沒的還用著他哩！」晁鳳道：「老爺作難，全是為他也有處好在咱身上，怎麼下攀的這個心？」晁大舍道：「這沒的都是瞎扶話！你不成千家己他銀子，他就有好處到你來！要依著我的主意，還要向他倒著銀子哩！」晁鳳就沒做聲，走到小廚屋內，自己妝了壺涼酒，揀了兩樣嘎飯吃了。

晁大舍穿了衣服，要同晁鳳出去，珍哥扯著晁大舍撒嬌撒癡的說：「我不放你往任上去！你若不依我說，你前腳去了，我後腳就弔殺！那輩子里，也還提著你的小名兒咒！」晁大舍道：「我且出去看書，咱再商量。」珍哥又問：「你到幾時進來？」晁大舍道：「我到外邊看，要今日不得進來，我明日進來罷。」

晁大舍進到家內，晁鳳遞過書來，又有一搭連拉不動這般沉的不知甚麼東西。那晁老知道兒子不大認得字，將那書上寫得都是常言俗語，又都圈成了句讀，所以晁源還能一句挨一句讀得將去。那旁邊家人媳婦丫頭小廝聽他念那書上說，爺娘怎麼樣掛心，怎樣睡不著，娘把眼都哭腫了，沒有一個不歎息的。晁大舍只當耳邊風，只說道：「難道不曉得我在家裡與人打官司要銀子用？搗這一千兩當得什麼事？這也不見得在那裡想我！」口裡說著，心裡也要算計起身，只是丟珍哥不下。算計托下家人合家人娘子照管，又恐怕他們不肯用心。欲待不去，那良心忒也有些過不去。左右思量，還得去走一遭才是。且是看京師有甚門路，好求分上搭救珍哥。

次日，帶了許些任上的吃物，自己又到監中和珍哥商議，珍哥甚是不捨。說道到京好尋分上的事，珍哥也便肯放晁大舍去了。商量留下照管的人，晁大舍要留下李成名兩口子。珍哥說：「李成名我不知怎麼，只合他生生的，支使不慣他；不然，還留下晁住兩口子罷。」晁大舍道：「要不只得留下他兩口子罷，只是我行動又少不得他。」晁大舍在監裡住下了，沒曾出來。晁鳳那日也往鄉里尹家看晁大舍的妹子去了，得三日才回來。

晁大舍看定了四月十三日起身，恐早路天氣漸熱，不便行走，賃了一隻民座船，賃了一班鼓手在船上吹打，通共講了二十八兩賃價，二兩折犒賞。又打點隨帶的行李；又包了橫街上一個娼婦小班鳩在船上作伴，住一日是五錢銀子，按著日子算，衣裳在外；回來路上的空日子也是按了日子算的，都一一商量收拾停當。

一連幾日，晁大舍白日出來打點，夜晚進監宿歇。十二日，自己到四衙裡辭了典史，送了十兩別敬，托那典史看顧，又與捕衙的人役二兩銀子折酒飯；又送了典史的奶奶一對玉花、一個玉結、一個玉瓶、一匹一樹梅南京段子，典史歡天喜地應承了。又把晁住媳婦安排到裡面，叫晁住白日在監裡照管，夜晚還到外面看家。

到了十三日早晨，晁大舍與珍哥難割難離的分了手。珍哥送晁大舍到了監門內。晁大舍把那些禁子都喚到跟前囑付，叫他們看顧，又袖內取出銀子來，說：「只怕端午日我不在家，家裡沒人犒勞你們，這五兩銀子，你們收著，到節下買杯酒吃。」那些人感謝不盡，都說：「晁相公，你只管放心前去，娘子都在我們眾人身上。相公在家，娘子有人照管，我們倒也放心得下；若相公行後，娘子即如我們眾人娘子一般，誰肯不用心？若敢把娘子曲持壞了一點兒，相公回來，把我們看做狗畜生，不是人養的！」晁大舍叫晁住媳婦子，說：「你合珍姨進去罷。」

晁大舍噙著兩隻滿眼的淚，往外去了。到了家，看著人往船上運行李，鎖前後門，貼了封皮，囑付了看家的人，坐上轎，往河邊下了船，船頭上燒了紙，拋了神福，犒賞了船上人的酒飯。送的家人們都辭別了，上岸站著，看他開船。鼓棚上吹打起來，點了鼓，放了三個大徽州吉炮。

那日卻喜順風，扯了篷，放船前進。晁大舍搭了小班鳩的肩膀，站在艙門外，掛了朱紅竹簾，朝外看那沿河景致。那正是初夏時節，一片嫩柳叢中，幾間茅屋，挑出一掛藍布酒帘。河岸下斷斷續續洗菜的、洗衣的、淘米的，醜俊不一，老少不等，都是那河邊住的村婦，卻也有野色撩人。又行了三四里，岸上一座華麗的廟宇，廟前站著兩個少婦，一個穿天藍大袖衫子，一個上下俱是素妝。望見晁大舍的船到，兩個把了手，慢慢的迎上前來，朝著艙門口說道：「我姊妹兩人不往前邊送人了，改日等你回來與你接風罷。」晁大舍仔細一看，卻原來不是別人，那個穿天藍大袖的就是計氏！那個穿白的就是昔年雍山下打獵遇見的那個狐精！晁大舍唬得頭髮根根上豎，雞皮墨粒粒光明，問那班鳩見有甚人不曾。班鳩說：「我並不見有甚人。」晁大舍明明曉得自己見鬼，甚不喜

歡，只得壯了膽，往前撞著走。正是：青龍白虎同為伴，凶吉災祥未可知。且看後來怎的。